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一

宋 劉敞 撰

閔公

元年公羊曰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也慶父弑般欲取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何謂不探其情乎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

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休云慶父弒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若然何不但書公子慶父如莒以與莊三十二年之文同哉彼時起季子不探其情故言如此時亦不探其情何故不言如知彼所說妄矣實說慶父使人殺般般本季子所欲立者故季子出奔

慶父因立閔公不知慶父利其幼少易取之邪將亦其勢未可得國邪閔公既立則誅弑般者而歸罪焉又召季子而用之焉不知慶父之意欲厭民心邪欲自解釋於國人邪季子知力不足以討慶父故與之並立於朝已而慶父又弑閔公而國人皆從季子莫從慶父故於是出奔於莒此其正也

高子來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不可復附異說矣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

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於暨當是時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此自相反也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何足以起邢亡乎又曰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亦

非也文先次後救即譏其怠惰矣何諱之有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今謂先次後救者君也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語自相伐也又春秋所書救正欲其急病拯危耳若頓師安次則失救國之義理不得不書所次以見之理既當書不得云救不言次也救不言次似道仲尼作經見救國及事者則不言次見救國

不及事者則加言次如此是卒已作經非復傳信也又公羊說伐楚救江云為緩也夫伐楚之與次于聶北其文不同而勢同也為緩之與舒緩其意不同而指同也為緩者不直赴所急而更伐他國舒緩者亦不直赴所急而淹止他邑文為事生非為辨君臣也又次于聶北救邢者惡其不直赴所急乃遥為邢援而已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言其本當救晉中有難故止於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者之情則終始不同

情變而文異亦其宜也且謂大夫將必先通君命乎則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伐哉又曰不
與諸侯專封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
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
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何得與衛一例哉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曰此一事也非也三國以春
救邢以夏城之同事異時何謂一事乎
獲莒挐公羊謂莒無大夫吾既言之矣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曰使虞首惡非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之首惡乎何休云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不知春秋之作小國先治邪大國先治邪若小國先治齊秦晉宋俱當後見也若大國先治杞莒陳蔡俱當後見也今一後一先知其妄亂都非統理其要欲就百二十國寶書語耳又哀公元年隨侯見經不知隨者大國邪小國邪若大國宜與齊晉相緣見經若小國宜與莒杞

相緣見經又不知隨者同姓邪異姓邪若同姓邢衛亦同姓也若異姓莒杞亦異姓也如彼都無所說此獨紛紛何哉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澤公羊以謂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黄以為其餘皆莫敢不至也非也即實四國會豈可辨哉且四國會盟多矣難以推類為褒又江黄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末時諸侯分爭水絶壤斷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涉江黄之境及聞其名如在海外

矣故號以為最遠

三年徐人取舒公羊云易也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何休云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亦非也若諸侯有守禦之備豈有能滅之者哉諸見滅者皆無守禦備也豈獨此乎又獨以無備之故變滅言取是輕滅國之科同於取邑春秋豈為爾乎

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曷為末言爾此非問也春秋會而不盟可勝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末言爾者

仲尼之意乎桓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者是其本盟而今隱之欲以成就桓公仲尼豈樹私附黨者乎若桓公之意者是本自不盟春秋直據事而書無所獨異也公子友如齊涖盟何休云託王於魯云云者非也涖者就耳勢不可書涖盟曰來盟來盟曰涖盟無庸飾虚說也

四年蔡潰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也

遂伐楚次于陘公羊云其言次于陘有俟也非也若實
俟無為不言屈完來盟于師公羊曰何以不言使尊屈
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
敵君故得臣不氏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又
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師在召陵則曷
為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盟于師者屈完之意也盟于
召陵者齊侯之意也文為事出非虛加之也何有喜服
楚哉何休乃引國佐為據夫國佐本不來盟於師諸侯

追與之盟耳非此比也

公至自伐楚公羊曰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按諸致例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其歸多妄不足守其一遂信其二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曰内辭也非也此實自朝其子耳譬如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類文理不疑何謂内辭

鄭伯逃歸不盟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上會實有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戴若鄭

伯實逃歸者當在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後言鄭伯逃也又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亦猶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公不與盟尋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使寡犯衆可謂義甚髙而理不要

晉人執虞公何休曰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非也春秋奪者降爵云乎豈曰增爵云乎蓋絶知者之聽

六年圍新城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曰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非也僖公賢君桓公亦賢君僖公豈受脅於齊者桓公亦豈必欲脅魯者且於文無以見齊脅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孫敖不可為若説

九年盟于葵丘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非也葵丘桓之盛也孟子嘗言之矣唯以日月為例遂亂於安危嗚呼慎言哉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惠公之大夫也非也按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然則惠公之殺里克本以討賊殺之無為不稱人以殺也且夫為國家者不賞私勞就令惠公本因里克得國其可遂不以正義討之乎公羊謂定公受國於季氏而譏其不能致誅即定公能誅

無乃又如里克之不以為賊乎此進退相駁者也又曰晉之不言出入踴為文公諱亦非也鄭詩序曰公子五爭春秋唯有突忽見經不知復誰為諱乎凡諱施於功德已著猶有可誘今重耳之美未見而為之探情諱過不亦誣人哉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曰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非也吾既言之矣

沙鹿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非

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傳曰子不語怪若知沙鹿崩之為天下異者可不為怪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書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河自積石桐柏皆山也而不繫山至言荆山岷山則皆繫山者亦可以曉故也

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云晦者冥也非也晦者晦朔耳又曰夷伯者季氏之孚也亦非也當是時季友未卒公亦未失政欲推天假命以䜟災異非聖人之

意矣至使漢世儒者爭言陰陽詆毀善人其患豈小哉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云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夫晦朔者天之所有春秋取朔棄晦何當於義乎此乖僞之深者又成十六年實書晦朔晦朔之相發猶首尾也尚何云哉

季友卒公羊云其稱季友何賢也非也季友之賢在莊閔之間於彼稱季子足矣獲莒拏不加褒焉死何乃復言之乎且若稱季友為賢稱仲遂亦可謂賢矣

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黜之
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非若
甲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封國又何謂乎
夏滅項公羊以謂桓公滅之非也桓公雖信賢豈宜滅
人哉且桓公既已功髙天下而威震主矣又戕人滅人
此春秋所惡也而反為之諱是開有功者得横行天下
而無忌憚也且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為人夫
戰山戎孰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以功除而戰山戎

反不得此皆迷惑不然者也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寧可
亦曰與晉荀林父之征楚乎所異於晉者何哉
邢人狄人伐衛公羊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非也
春秋之法内諸夏而外夷狄夫外夷狄者夷狄亦外之
是以仲尼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惡其乗釁蹈
隙必能為患也夫中國至大不能無禍而開夷狄使憂

之吾見禍以益多憂以益長甚非仲尼意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何休云名者葵丘之盟叛命
者也非也若其誠然應曰宋公執矣休又云不為伯討
者執之不以其罪亦非也若其誠然則何故名休又云
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恥予謂為襄公殺恥者書宋
公執之足矣且襄公執人之君不得其罪所以使霸業
不就者此也直書其失以示後世不亦明乎又何殺恥
之急

鄫子會盟于邾何休於此說為襄公諱之意委曲附會非聖人本指也且襄公以不能盡用道故致大敗功未足以及人德未足以懷遠尚何可貴而春秋事事諱之此蓋徇巳之私說非通方之大經

二十年鄫子來朝公羊云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失地之君何得言來朝朝者施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羊以鄫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来且九十年矣鄫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少不近人情乎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以謂雖文王之戰不過是也非也如公羊之意惑於泓及河曲而已泓雖水名其陸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必令如河曲者遇於曾濟豈真遇於水中乎敗於濆泉豈真戰於泉中乎今天下以水名地者尤多不必居水中乃得以水名也且文王何容易哉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故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如是而伐崇猶再駕

而降愛民之至也今襄公退不務修其業而進徒守咫尺之信夫其守信誠是也則不若緩修吾德無亟大功以殘百姓也今論其守信之節而忘其殘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深矣且夫守信而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恵矣無徳而求大功於已國則不為賴矣未知文王獨為爾乎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何休

又云下無廢上之義得絶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嗚呼後世所以多廢置之禍也不亦謬乎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非也文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内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至其等列禮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可憫笑者此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

也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其事詳矣盡矣不可加矣豈得言遂哉遂者生事也非此之比也

公會衛子莒慶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壻之義劉子曰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

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羊曰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非也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此明齊不畏魯甚矣數見早侮猶自以為大

如此乎君子之無恥也

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何休曰不言獲者舉滅爲重非也獲之與以歸非一物也何得并言之

楚人伐宋圍緡公羊以謂邑不言圍言圍刺道用師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何以强配合之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非也踰國而乞師是必求多非求少也若少魯亦自能辦之何若

外求乎故此自楚師無疑也何休欲顧上圍緡時意故
析之爾又所為圍者非旬日所能為者也説楚人道用
其師於伐宋則庶幾信矣何者伐非久事也説楚人道
用其師於取緡亦庶幾信矣何者取邑未必久也今正
圍邑久者或累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衆伐齊
取穀乎且由楚至魯非近地也伐宋圍緡非易事也由
魯至齊又非一日也勝齊取穀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
又非一日也用一冬之間往返如此此可信乎

公至自伐齊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者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伐故如此問也曰何以致伐者是問不致會而致伐也然伐齊取穀者獨公以楚師自往耳無諸侯之會也非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適然耳公羊子迷妄其本末遂强云患之興必自此始何休覺其難通又必欲掩覆其過故注莊五年曰公與一國行師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以彰飾此文也然公羊本問何以致伐不問何以

致問何以致伐者是問何以致會今不然耳問何以致者乃可說云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耳今遺其問致伐之本意更出不致之别說欲以濛澒其語營亂耳目豈通也哉且用公羊之說公伐齊取穀有何不得意哉乃云患之起必自此始按是後乃無齊患雖何休曲為之說寧足蔽其妄乎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曰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之明

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羊云未侵曹也非也若未侵曹者春秋豈探其情而先書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不可使往也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且殺大夫何必著其罪哉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者見濫也傳不曉此意而妄云云何休乃復引曰不日以明有罪無罪不亦迂乎

及楚人戰于城濮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此自
戕賊者也按公羊本云楚無大夫前年伐宋圍緡雖以
師行猶自從本稱稱人而已今忽如此問則是楚有大
夫也即今言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今所言非
也何休乃引屈完按彼屈完乃自為尊之以當桓公特
說此文耳非常之辭何得引比乎又諸侯自用師楚自
使微者豈得不謂之大戰曷為使微者亦問之無理者
也

陳侯如會公羊云後會非也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其意其文與陳侯使袁僑如會一耳不可横出兩說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非也若不與致天子則不書天子在是彼云

天王狩于河陽豈與致天子乎

陳侯款卒何休曰不書葬者爲晉文諱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天王狩于河陽公羊曰不與再致天子也何休曰一失

禮尚愈予謂傳語有理而不合經注語無理而不可訓
豈有以臣召君云一失尚愈乎一失尚愈者謂小德出
入耳若顛倒君臣淆亂尊卑此罪之大者尚云愈哉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公羊曰夷狄之君非也白狄無名
介何以得名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
也非也公羊常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
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衛侯亦足矣又謂之出入

無惡可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爾非也僖公之時大夫初未强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公羊曰諱取同姓之田言魯此地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也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魯取巳物假令本無伯主之命猶應以功覆過故魯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何有反坐取同姓之田哉又

公羊桓二年傳曰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有乎曰不可若楚王之妻娟無時焉可也以是推之明曹不得終有魯地魯緣伯主之命而取之又何足諱哉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何休云言及者知不得狄君非也書衛人狄盟則不成文書衛人會狄則實盟非會曰及狄者使文理相成耳亦猶晉侯會狄會吳之比也尚何疑乎

文公

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何休曰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非也文公始即位亦何不肖而諸侯遂聞之乎向若天子亦不遣叔服會葬則春秋便都無文以見文公之不肖矣又曰叔服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亦非也天子之子得稱王子猶諸侯之子得稱公子也王子有封國為

諸侯者不得復稱王子當以爵為重其未命為諸侯者自當從大夫之制或字或名理適宜之非為刺親親也又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録異辭故獨不言弟也然則魯不言弟乃春秋之常而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乃云不言弟豈其幼少將兵凡此云云公羊本無其説俱出何休爾而乖錯如此可為怪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命為諸侯

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公自惰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及晉處父盟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非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處父盟何以辨乎何休曰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若然又不當沒公也

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何休曰若兩之當先言救非也若實伐楚又往救江豈非兩之乎明此但脫以字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公羊曰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孤經無他證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非禮也非也禮國君薨鄰國弔之其敵體也猶含賵襚共一大夫况王者於其臣妾乎何休曰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按公羊例不及事言來其常也今含不及事自可言來何害於不當含而又去來乎又傳譏兼

之不譏含也則傳意以含為禮注意以含為非禮其自相反戾至如此

王使名伯來會葬何休曰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非也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晩小失耳未可集以為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六年葬晉襄公何休曰刺公不自行非禮也諸侯薨大夫弔自會葬吾不知此在何禮周有千八百諸侯統計五十年死亡略盡是一歳凡有三十六君死也如一一

會葬雖疲死道路猶未能適況又外有朝會內有祭祀如何得暫假而行之乎言不近理無甚此者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何為出奔射姑殺也此問之非也處父見殺射姑出奔何有可疑而明射姑殺處父乎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則殺山者亦華元乎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

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夏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由是觀之則自當告也

七年公伐邾婁甲戌取須朐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不為内辭哉何休曰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按僖公取須朐之年與邾戰於升陘敗内

之師理亦可諱而何故不日以為辭哉又僖二十六年伐齊取穀書公至自伐齊者公羊以謂雖得意且有後患故從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公後卒無患今止緣取邑之故故扈之盟不見序可謂後有患矣何不書公至自伐邾婁以起不得意乎夫取穀無患也書公至取須朐有患不書公至何二三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

矣又何云昳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昳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何休曰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故狄之非也徐亦夷耳書云徐戎並興非至今乃狄之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何休曰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按公羊所說經義明矣而何休横以此例紛亂之是畫蛇足者也且敖之罪加日何以能諱不日何以能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曰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若實内娶無大夫者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兼之非禮也非也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耳若以謂兩人者豈可敘母於子下哉禮曰婦人三從是謂婦人無專行耳如遂令母在子下不可謂知禮

春秋權衡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二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春秋權衡卷十二

宋 劉敞 撰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長狄也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淮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説蓋長百尺無為不言長狄也

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曰失地之君也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郕降於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鄣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

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公羊強謂之亡此盛伯自來奔曾公羊謂即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歲矣又曰與郜子相似亦可怪也

子叔姬卒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千里而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閒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益非也戰于濆泉公

羊曰瀆泉者直泉也可謂兩曲乎
十三年陳侯朔卒不書葬何休曰盈爲晉文諱也劉子
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道淫也非
也按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居喪
而娶者春秋猶書子叔姬歸于齊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
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夫乎

又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起我無君令此不稱使又云無大夫其言雜亂不可條理豈不甚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按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為內辭也且文稱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見脅明矣何必云來也哉又曰筍將而來按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諸侯盟于扈何休曰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非也扈地雖同文公之行有善惡惡自當貶善自當褒何有貶其前會之惡遂舉地而諱之乎若以文公之行無改者此扈之會猶前扈之會也是又不然按十三年還自晉注曰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患不逆天王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為諸侯所榮若此文公可謂能變矣秦穆能變公羊以為賢文公能變春秋反追其舊惡乎何

謂順上諱文使扈之盟爲不可知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强說也凡公羊言來歸之意多若此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公羊曰入郛書乎曰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郛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乎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臼公羊例曰大夫弑君稱名氏

賊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賊者窮諸盜非也大夫弒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賊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賊乎賊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是也稱人者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凡弒君者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當國例與文反豈可賴乎且公羊分别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弒君者何

惑於輕重乎而固分别之哉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寛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放驩兜于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

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郤缺所以稱人者納捷菑也無駭所以不氏者始滅也衞侯朔所以絶者犯命也以郤缺論之則晉當稱人以無駭論之則趙穿當名以衞侯朔論之則此誅絶之罪其無文以貶之何哉

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休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非也一國之卿戰而大敗敗而見獲其恥可知矣春秋雖不明之人獨不見乎又

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復歸于宋何休曰不去宋者華元賢大夫故繁文大之也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非也聖人作經曰諱國惡云乎豈曰文過云乎誣人甚矣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非也昉以高固之

來故并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此問之迂者其意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說者乃巧辭蔽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公羊曰不稱公子貶也是也何休曰貶加字者起嬰齊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絶也非也必如

休言季友卒復欲起誰為後乎且古之人賞善罰惡不私其親弒君者滅其人汚其宫何大宗不可絶哉

九年取根牟公羊云邾婁之邑也何休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曰言我者未絶於我也非也若未絶於我經何故得書齊人取濟西田乎何休又云明齊不當坐取邑如此春秋書齊取之者乃非也逆

慼至如此按僖公取濟西田本當得之何休以謂坐取田令齊人取濟西田本不當得之何休以謂不坐取田持議詭僻非所謂使民無所措手足者乎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何休曰所聞世治近升平記外離會言會者殊夷狄也非也會狄者便文耳他時中國離會可曰某人某人會於某狄不當稱人又不可曰晉侯狄會於某書會狄者便文故也休不曉其意而造異端其實於道無所損益

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弒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小負尚未可貶稱人也田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而欲陷其君使至於貶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

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公羊曰納公黨與也按公羊例立納入皆為篡此公孫寗儀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何休曰徵舒殺君二子如楚訴之徵舒

之黨從後絶其位然則二子之位本不絶也困於賊臣故失職爾今何以謂之納反從簒書乎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為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為不敵君二者

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也令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為設義而乖異如此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而諸儒競為文飾以惑後進豈不可怪也哉

十四年曹伯壽卒何休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反何

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既以宋情告莊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之以軍糧告宋也亦愠子反之擅平於外也故曰舍而止如使莊王素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甘心焉是由子反激之也而子反乃今劫君以先歸而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進則擅君之美退有邀君之罪二者無一可而春秋乃大其平乎已可謂義乎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赤狄狄也潞氏狄之別也潞子其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

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似一國言甲留吁則一國愈明故以及絶之為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為行進也文固不可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

曰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也

成周宣榭災公羊曰新周也非也吾既言之矣

郯伯姬來歸何休曰嫁不書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若其始嫁時郯子未為君亦當不書休何用必之乎此非君子之言也

成公

元年作丘甲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

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譏春秋當為惡其使農為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井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二年戰于鞌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

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
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
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
事耳令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
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於
棐林實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
夫故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師令此亦言晉師足矣乃

其常文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取汶陽田何休曰不言取之齊恥乘勝脅齊求賂也非

也此乃取齊所侵地耳何恥之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

薛人鄫人盟于蜀公羊曰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爾吾

不識此語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問之

五年梁山崩公羊云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寶

書不知據魯史爾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歸之于齊公羊云内辭也脅我歸之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内辭哉又云鞌之戰齊侯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妄也仲尼稱顏子三月不違仁以謂難也如齊侯遂能若此過顏回遠矣國人歸之諸侯畏之死何以復謚頃公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録伯姬也非也伯姬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褒之哉

天子使名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是謂天子天王等耳而何休說之又異其文意自相伐也是非之說可勝紀乎

衞人來媵公羊說與納幣同非也

十年乃不郊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是矣何休乃言諱使若重難不得郊其意欲指乃難乎而也不知本不可稱而不郊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休又云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夫不免者直

繫之耳何説盜乎且此又小惡不足以深諱也

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何休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諧大之也非也此但常文耳無所見義必欲爲之造説者宣二年書宋華元以爲賤恥之若實賤恥乎若實美大乎何二三也

宋魚石出奔楚何休云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非也此本不當爲例且不可推之也向令魚石不復入彭城便當指之爲殺山者矣休意欲爲

漏言護短故為此解短不可護而拙彌甚

會吳于鍾離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向何以不殊之又會於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夫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伯父也春秋豈端外之乎

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

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非也按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矣豈得云幼哉近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怨懟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恥何苦責之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爲罪非公爲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於招丘

都不如公羊之語也又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何休云不書者無惡亦非也晉為伯主伐叛討罪所以恭王命也乞師於屬諸侯其意甚恭而魯人靳不予之是惡矣何謂無惡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非也五月郊何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又曰用然後郊明公羊初未了經意聊為此說爾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為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録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録其卒既追録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為大夫也固在前爾

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於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

襄公

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後會也非也吾於陳侯如會已言之矣又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休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亦非也成二年戰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當此之時亦得齊國矣則何不復出齊國佐乎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云相與往殆乎晉也非也請解之於減

會吳人鄫人于戚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吳於善稲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為欲抑鄫人故進吳子為人也且若所言春秋序吳於鄫上則是抑鄫矣亦無緣更進吳也

六年莒人滅鄫公羊曰鄫取莒公子為後故春秋書之同於滅也陸質曰若鄫取莒人為後者罪在鄫子不在莒人也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此言善也

七年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公羊曰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不忍言也非也臣弒其君孰與乎弒其父哉弒其父春秋不為中國諱也今何故忽為中國諱弒君乎又人弒其君不務正其罪而顧欲遮覆掩匿

使為惡者不顯而銜寃者不報此所謂以利口覆邦家者也非君子之辭也又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序耳何足問乎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即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郛之乎

十八年白狄來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似近之矣其實非也周之正朔本不及白狄豈責白狄以行朝禮哉茍爲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甞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紀事之書而非紀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為事哉

取邾婁田自漷水公羊曰漷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春秋

記其至殺者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與公子結于鄄一例矣何休曰言乃者士匄有重難廢君命之心亦非也乃猶即爾譬如箕子乃言之類直謂遂然非必重難也大凡以乃對而則而輕乃重謂若乃克葬而克葬二者文通而字異故得以别輕重若文不可通則亦不可通也乃不郊乃還乃卜三龜若此之類訓與即相近非復乃克葬之等也然則理自不合言而非不欲言也

二十二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

夫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公羊曰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非也若盈能入晉禍已萌矣且何能勿納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苟焉不能入晉矣則雖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由曲沃之士衆以入

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後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爲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入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何必爲此文乎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何休曰會盟再出不舉重

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按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語也

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為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衎不能自復遂詐為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鄭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休曰痤有罪故平公書

葬如休言者瘗何以不若鄭段省其氏乎瘗不省氏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弒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為無臣子故可以至此焉今以誅大夫之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弒君比乎且凡君殺母弟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已明矣何賴於葬不葬乎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非也晉為伯主不討賊不執人則已矣今欲討賊且執人而反不以其罪執之何哉此殆不然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公羊曰已約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也衛侯以弑君誅之耳以弑君誅之何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羊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

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非也内女不書卒者常禮也嫁於諸侯則書之既已錄其卒矣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貶乃不書葬耳

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

而更宋之喪何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
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為會是諸侯耳何
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

春秋權衡卷十二

春秋權衡卷十三

宋 劉敞 撰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陳公子招云云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漷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為貶

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為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地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公羊曰鄆者内之邑也非也鄆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凡春秋所言出奔皆貶也今如傳所説鍼者乃秦伯之過此自當貶秦伯而不當貶鍼也向若春秋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則可問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曰仕諸晉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放也今經言奔此罪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虚言爾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何休曰不從莒無大

夫去氏者蔑重不嫌本不當氏也非也莒去疾猶曰齊
小白莒展猶曰鄭忽此乃常文見貶爾自不得從大夫
例也
疆鄆田公羊曰畏莒也非也成公九年楚人伐莒莒潰
楚人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救台遂
入鄆今又因莒之亂疆鄆田此明鄆為莒附庸明矣鄆
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
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以理言魯強莒小魯安

莒亂何為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豈自入其邑哉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何休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此乃大繆且不可信自是以前出奔而名者不為失地即大惡也今至款獨云在太平世責之詳亦幸見款無他大惡故令休得如此云即令款身有惡如衛朔比者豈可連書兩名以見之哉不連書兩名不足以見法也何者款負大惡而名之休必謂款以大惡名不曰見治太平名也

四年會于申何休曰不殊會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亦無理不可信也休謂楚令行義故春秋以病中國然則楚自合進與中國等矣則宜殊會淮夷以起其事今乃云欲順楚義而不殊其類是足見楚與淮夷未有異也何能病中國哉原其所以云云者欲成向者殊會吳之說耳按會于向吳人鄫人在列又何故不殊

取鄫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鄫矣此又能重滅之

乎公羊本謂鄫未滅故因而為之辭耳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

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戰而泉涌固當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引濆泉以為戰地也且公羊說于泓以水地者善其不薄人於險也戰于河曲者河曲踈矣非水地也戰于乾時者著時之乾亦非水地也戰于邲者又善楚莊王不厄人也則是以水地者必水戰矣今此舍地之名更著稱是豈莒魯之師居泉

中戰乎

秦伯卒公羊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謂秦為夷則經書秦伐晉乃其理自適然矣非貶之也或謂秦是夷或謂秦非夷何哉且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凡夷狄之爵雖大不過子秦爵伯也非夷亦明矣又詩序獻公之女為秦穆公夫人而生康公康公為太子時贈送晉文公于渭之陽作渭陽之詩則康公者嫡子也今尋公羊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為穆公則宣

四年秦伯稻卒為康公驗此兩者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乃云嫡得之然則秦伯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自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七年葬衞襄公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録之耒知休何以見此事邪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按此但殺世子爾而

元年公羊說云自是弒君非實事也

蒐于紅公羊曰以罕書非也吾既言之矣

九年陳火公羊曰存陳也何休謂陳為天所存非也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録爾安知天意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是非卓佹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佹盖何足復録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

十三年公不與盟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何故恥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蔡昭吳奔鄭何休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

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非也以昭吴為蔡侯之身邪蔡侯始歸名廬後卒亦名廬此不得謂之昭吴也以昭吴為蔡大夫邪國非大夫之有柰何於大夫之身奪有國之辭哉以謂欲見專封也蔡侯廬歸于蔡其專封不旣明已乎且齊侯嘗專封衛邢杞三國矣未見春秋復奪三君之國也今此何故獨奪之邪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曰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

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毁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専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蔡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何休又曰有明王作喜時當還國亦非也伯夷叔齊讓國其弟當武王之興不聞還孤竹之封於伯夷也豈伯夷為不及公子喜時哉武王非王者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二十二年王室亂公羊曰言不及外也非也此不問可解矣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適然而何休又云云皆趨文而遺意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君名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逾年之後臣子可稱之曰天王未逾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

謂與小白齊突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也甚矣其陋也

且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即猛不正可言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

王子猛卒公羊曰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逾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猶夷狄之君言子則可言男則不可也禮之次序各自有所宜不必未逾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逾年之王則當稱薨也何休云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篡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自所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篡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惡不善篡

而縱所善篡也大為之防民猶踰之又開其利篡者衆矣

獲陳夏齧公羊曰吳少進也然則吳猶得獲中國豈不得主中國且所主者但戰而已何嫌不得哉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也其意以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耳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都無天王之稱哉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

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但說之非爾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曰聚衆以逐季氏也非也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何休又說曰為君辰為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蓋迂而不典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但起其難然則於王猛何以獨惜此義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爲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葢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故託不忍父子兄弟相殘耳而春秋何爲遂爲之諱夫弑君之惡大矣尚可諱乎若弑君之惡而可諱何則不可諱乎季子賢者也賢者之心豈止於不欲父子兄弟相殘殺乎雖殘他人亦不可也苟焉春秋但順賢者之意而爲之諱是一國有賢通國無罪也其大者至弑君而猶爲之諱則其小者戕人賊人固不當問矣且季子之不討闔廬其義安在哉

知力不足討而外託不忍者也然則季子之不忍親親之私恩也春秋之褒貶天下之公義而觀季子之行事茍非其力不足者則季子未免於貶何者私親親之愛而亂尊尊之序聖人不為也是以周公致辟二叔而不疑今季子何得擅以私愛廢公義哉然所以仲尼美之不貶者知其力不足而能外託親親若是者可謂達權矣此其指也以謂順賢者之意則可以縱弒君之罪不亦悖乎不亦悖乎

三十一年黑公以濫來奔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

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黒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諸儒辨此多矣是非紛拏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而行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為者乎平居講道則多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貴叔術是自相駁也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

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鷁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强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宫僖宫災不言及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爲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浩油何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

晉不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録之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繁文推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六年仲孫何忌公羊曰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

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彄強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按隱元年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不得已者為己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何者暨之意強也競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昭七年暨齊平者是時魯

數侵莒邑莒者齊兄弟之國又元年莒去疾自齊入莒有親親之恩故齊與魯怨不平也於是昭公外娶于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此以强逼齊為平春秋惡其貪殘不知恥而服人不以德故書暨齊平不盡其事微以見意也今此暨仲佗石彄亦猶彼矣若如休言昭七年暨齊平者齊魯初未有惡何忽有平哉然說經者患各執一偏吾言及者自通文無汲汲也言暨者乃強人之文是我强人非人强我也彼人强我者如韓穿來言

汶陽之田及晉處父盟之類皆自見矣用是求之及非汲汲暨非強我明矣且若必謂暨為我不得已者及晉處父盟亦可謂不得已矣則其言及何

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故略之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休曰子雖見逐無去父

之義此不達於變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内力能專制之若蒯聵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于大惡今奉身逃竄者收小惡於己也以小易大其情甚順此非春秋所惡也

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曷為不書入于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

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然於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為可古人已有能辨者矣

桓宮僖宮災公羊曰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弑其君舍公羊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諉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弑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諉而弑之商人亦諉而弑之所以諉之雖殊所以為諉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別反更大繆乃知例茍不通者雖曲說愈偽也何休以為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棄疾宜效

死勿聽故坐弑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弑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公羊云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内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有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

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非禮也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公羊曰吳主會也按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

黄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為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吾謂春秋審欲為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為乃没之也

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子法不茍記祖所逮而已盖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曽祖乎高祖乎如謂曽祖孔子曽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

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謬大體麤正之矣至於委曲微密似是而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春秋權衡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權衡卷十四

宋　劉敞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按此實有事者以見隱公讓故不書公即位爾何謂無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穀梁曰及者内為志焉爾非也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内為志者邪又曰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言善其結信於魯故以

字貴之亦非也春秋來會於魯者多矣不聞悉可貴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會邾儀父盟于趡又何為乎且春秋之作貶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為皆貶也甫當貶之何有於褒且以私結盟之故而褒之後有善焉何以加其身

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能也何能爾能殺也非也未有一字轉相訓詁而可并兩義者也誣人已甚矣

及宋人盟于宿穀梁曰兩早者也吾謂二國為盟非兩
早者所定就有兩早者盟春秋亦不書之何也事小而
多不信可以略故也
公子益師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孫
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聞有
罪而反不日皆妄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非也若令
內為志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

五月莒人入向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此義踈矣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内弗受觧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然則穀梁今所言者歸入之例也妄并之矣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按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旣以入觧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為義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為滅又因注焉者也故兩義雖不相

合而猶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穀梁亦先曰隐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説曰故貶之也此兩者皆出公羊又皆係之初説之後明穀梁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云爾不然無為兩事各自終始反戾也

紀履緰來逆女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也非也諸侯婚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妄得進之且履緰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謂履緰進之者詹亦進之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兩説皆無足取者

夫人子氏薨穀梁曰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非也隱薨在十一年今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預知君當不葬而先除其葬乎夫人之義雖曰從君至於卒葬非其所能自制也奈何以必從君限之哉文姜親與弑君春秋猶書其葬況於此非弑君之人乎

三年日有食之穀梁説晦朔之例雖文與公羊異而謬與公羊同吾既言之矣

宋公和卒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非也齊小白晉重耳皆可謂正乎若曰篡明則不疑者此妄說矣本設日不日例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正而已耳苟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今正者日篡明者亦日不知春秋何能不憚煩于篡明之人而必知其日哉若篡明之人乃去其日豈不益至公至明哉徒為此紛紛何也又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邪

葬宋繆公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非也宋繆公之葬有何危邪春秋日葬者多不必皆有危也但欲以日月為例而不知理有不可者以謂人雖有難已者而事無可據譬如說神怪者也夫以說神怪自況人亦以說神怪況之矣曾何足致詰乎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非也若不言伐則牟婁為杞邑不明理自當爾何惡之有若言伐言取然後云惡則凡伐而不取取而不伐者皆不

惡之哉

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而督萬氏國商人不氏國何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若外為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清乎又曰遇者志相得也按八年傳不期而會曰遇若內為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穀梁曰不稱公子

欽定四庫全書

貶之也非也欲貶翬者宜於此稱公子既弑君而除之無為先事而貶也觀傳此意與公羊同病吾既言之矣衛人殺州吁于濮穀梁曰其月謹之也吾為春秋苟不舉月則勿謹之乎何必為此文哉

五年考仲子之宫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非也若成之為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宫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又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亦非也若實非隱經當曰立仲子之宫今曰考

宮非非隱明矣實說仲子之卒在惠公末年故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後其葬期也不謂仲子之卒在惠公之前而平王因惠公之喪以賵仲子也為穀梁者誤其前後故謂隱公追祀惠公之母其實仲子與惠公同年而卒故隱公疑仲子未嘗祭於子不可使已欲通其意作宮祭之終已而已春秋許其知禮之變故以考宮書不以立宮書也

初獻六羽穀梁曰始僭樂矣尸子曰始厲樂矣劉子曰

言僭樂是也詎得厲樂乎

螟穀梁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劉子曰此亦説神怪之比也實甚而時無以詰之實不甚而月亦無以詰之若因而更之曰甚則時不甚則月人亦莫辨也

公子彄卒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非也隱雖讓國當此之時實魯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攝政猶專廢置天下諸侯况隱公明為魯君乎又不知若隱公者苟爵命大夫則不成

讓國乎何其疑隱公之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非也有伐者
有圍者理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覆也又曰苞人民驅
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亦非也古之行師不必
盡如此其暴也或問罪或討亂師之所至而百姓不擾
猶謂之侵伐也亦可如傳所言名之乎春秋雖亂世會
有一國以道侵伐不苞人民不驅牛馬亦不斬樹木壞
宮室者春秋何以書之夫桓文之師誠有節制也其所

侵伐庸得盡如傳所言哉又有可疑即復一國以兵加人即苞其人民驅其牛馬矣又斬其樹木壞其宫室春秋可遂兩書侵伐乎

六年鄭人來輸平穀梁曰輸平者不果成也其意以謂春秋前魯與鄭平至四年時翬帥師伐鄭故鄭人今請絶前平也非也凡云平者蓋兩國約不相背云爾今魯以伐鄭平絶可知若鄭人不來輸平者寧可謂舊平未絶乎有伐人之國而猶自謂有平乎然則魯鄭之平不

待告而絶亦明矣又安有不果成事乎

七年叔姬歸于紀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是也知此叔姬必非媵也故得見于經矣又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非也不言逆者則君親迎者也常事不書故不舉君也范甯以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若然穀梁子不當問其不言逆何也禮豈有夫逆妾媵者哉胡為問之其問之也乃知叔姬非伯姬之媵也

滕侯卒穀梁曰滕侯無名狄道也非也春秋諸侯卒或

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道哉不可信之語此故為甚

城中丘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故譏也非也若民衆城小可得勿城乎穀梁明知城為保民為之而又嫌其為民衆益城自相反戾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貴之也非也諸侯交聘亦常事耳何遂分別貴賤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不知穀梁之意謂此伐者真亦

斬樹木壞宫室邪毋乃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邪若真斬樹木壞宫室者此一人之身安得樹木宫室哉若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者又未知戎所以施無道于凡伯之身者實何事而春秋直以伐易之也今注者則以謂戎執凡伯也然則變執言伐爾而傳又言以歸猶愈乎執也若伐非執者如傳言可矣今伐則執也譬如曰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云爾安得猶愈者乎且以歸何以能愈于執乎又曰戎者衛也如此乃春秋縱

失衛侯之惡歸罪于戎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非也魯為大國猶有未命大夫獨稱其名者況如鄭小國乎宿男卒穀梁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審如傳言又何以知其非狄道而無名者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非也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不可言大夫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盟乎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范甯矯之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曰雨月志正也非也此不著癸酉則不足以見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莊七年辛卯星隕如雨不日又不見夜及夜中葬定公雨不克葬不日又失葬期理自合日豈闕不正乎僖二年六月雨者無他阜詭書月足矣豈闕正乎

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内不言戰舉其大者非也

此語乃與公羊相似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十一年公薨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非也無事偶不書正月耳不足以為據

桓公

元年春王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以為無王之道非也弟弒兄臣弒君見矣雖書王獨可謂之有王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諱易

地也非也實以邴易許者豈可云璧假乎且經但言璧假諱易為假已足矣諱邴為璧何差于罪乎且令實以璧易許者何以為文乎

二年春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非也但不書王與夷之卒遂不正乎

七月紀侯來朝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猶

是前紀侯耳猶是此桓公耳行不加進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是豈春秋不惡之乎

公至自唐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遠之也非也隱亦無會何遠之有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穀梁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非也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説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

之禮非也春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事在周禮
穀梁子自顛倒之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梁説與公羊相近非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曰何爲以二日卒
之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
二日以包也非也國君潛行獨出安所之乎若入于民
臣之家則必有知者若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
歷十六日而人不覺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見遂肆意妄

說不顧道理甚可怪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非也文稱天王使矣何謂錄父使子乎又何謂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亦非也若子擅代父仕者貶任叔可矣今曰天王使任叔之子既曰天王使之矣豈父在使子自代者邪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則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無所復譏且不得繫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

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與衆卿士何異哉而穀梁
又不當言録父以使子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
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
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安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
安見諱伐鄭之義哉所謂無病自灸者
六年大閱穀梁曰平而修戎事非正也蓋以觀婦人也
非也但曰大閱安知觀婦人乎

蔡人殺陳佗穀梁說與公羊相近吾既言之矣
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
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
賢者信魯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
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于
此矣聖人曷為明明揭之乎
七年焚咸丘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
羊說相近吾既言之矣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梁曰失國也與公羊相近吾既言之矣

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說與公羊同非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于我者言遂逆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豈妨其即謀于我乎

十年王正月曹伯終生卒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非也五年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何以不

書王正之乎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非也此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公後其期矣恥失信故託行而不相遇者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為内諱也此皆非也若來戰為前定之辭者自無縁復出其人且言及也豈可曰某人及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乎又豈可曰齊侯衛

侯鄭伯及某人來戰于郎乎且凡結日偏戰皆前定之戰也何不一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其人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妄說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貶之也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常以稱人執之為是稱侯執之為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文同而義異何哉

鄭忽出奔衛穀梁曰其名失國也非也春秋失國者多矣豈皆名之乎

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非也此飾說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非也言之違理乃至于此乎苟能讀春秋者皆足以知之矣

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穀梁曰戰稱人敗稱

師重衆也非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為獨不重衆乎且春秋將卑師衆稱師此常例矣無為忽改

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非也粢盛焚焉何以不志乎又曰以其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亦非也若壬申之日而災乙亥之日而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又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災之餘可也欲明以

為災之餘則非也

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辭哉且此又非出于仲尼者也記事之體也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非也去年伐鄭穀梁云非其疑也者似言諸侯為忽討突也若非為忽討突則不得云非其疑矣今云危之者又似言諸侯乃助突攻忽也若非助突攻忽則亦不得

云危之矣二者誰能辨乎

衛侯朔出奔齊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非也何以不援鄭忽例自爲失國名之乎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穀梁曰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非也

濼之會伉故不書遂如齊書矣可云不伉乎要之濼會

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人與之如齊耳非他

也

葬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也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豈限國哉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故君子不責是復讎者常行于柔弱而困于强禦也不亦妄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穀梁曰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非也夫人前隨桓公之喪還國今復出奔爾豈録母之變横生孫文乎如此是聖人率意作經不復記事實也

單伯逆王姬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非也若單伯為王朝大夫者如穀梁説可矣今單伯乃魯大夫雖命於天子猶魯臣也君前臣名何得不名哉

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以謂變之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讎不可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默然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卹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禮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為而不為以傷禮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

於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穀梁曰紀國也郱鄑郚國也非也計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兩邑爾內小惡爾猶惡而謹之況兩國乎況外大惡乎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穀梁曰於餘丘邾邑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非也春秋之戰伐

多何獨病此乎若伐人之國則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於伐國不果於伐邑也何以為懲且勸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晚見公羊之説而附益之者矣

三年葬桓王穀梁曰改葬也非也若改葬何為不言改乎謂改不可言改卜牛何以言改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其守文而不達理至如此且季之以酅入齊當以紀侯使之

為說不然是季專土盜邑以畔其君也何以得字於春秋乎而穀梁曰入于齊者以酅事齊是真謂季畔矣吾未見其善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非也就令言滅滅人之國豈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變滅言大去其義不類何休以穀梁為縱失襄公之惡是矣鄭康成強為文過吾無取焉

齊侯葬紀伯姬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隐而葬之非也

若但云葬紀伯姬者如穀梁說可矣今曰齊侯葬紀伯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齊侯不在吾女甚明

公及齊人狩于郜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非也安知其不是微者乎若實齊侯宋公而謂之人即實微者又何以書乎

六年齊人來歸衛寶穀梁曰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非也固齊人歸我耳何分之有

七年星隕如雨穀梁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雨也非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則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

秋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非也假令大水終不能令高下皆有但没城邑已劇矣況山岳不可没則大水不必高下皆有也

春秋權衡卷十四